



如归 旅店

李浩 ◎ 著

中坚代
ZHONG JIAN DAI

如归旅店

RU GUI LÜ DIAN

李浩◎著

AR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如归旅店/李浩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7.4

(中坚代书系)

ISBN 978-7-5396-5968-8

I. ①如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18201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丛书策划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姜婧婧

装帧设计:张诚鑫 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7.75 字数:180千字

版次: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38.00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0

我有着自己的固执，一直这样。譬如有人问我你的家乡在哪里的时候，我时常会愣一下，想一下，然后说，在河北，交河镇。他们听我的口音不太像本地人。我自己感觉，我已经是本地人了，很是了，三十多年，我努力让自己变成本地人，也努力学习着本地的口音。在这个地方，我都快变成一棵树了，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。是的，其实当他们问我家乡在哪里的时候我想到的是一棵高大苍老的槐树，我有着自己的固执，我把那棵槐树当成是自己的家乡。我的家乡是一棵树。我真是这样想的，虽然从来没好意思这么回答。别人问起，我先想到的就是那棵树，有半边已经死去，只剩下曲延的枯枝显现着它的苍老，而另外的半边则枝繁叶茂，有层出不穷的树叶和藏在其中的小鸟，像乌鸦。我已经有四十几年没有回去了，四十……四十五年了。我想我再也不回去了，现在我居住在南方，已经适应了它的全部，不只是桥和水，不只是连绵的雨和它的窄巷，不只是这些。我已经在这个被称为南方的地方扎下了根，有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（妻子去年因病离我而去，而两个孩子

都已成家,大女儿的儿子也上了小学),何况,我老了,某种疲惫和病一起侵入了我的骨头,而骨头里还存有一块很小的弹片。四十多年,它也长成我的骨头了,和骨头一起支撑着我的衰老,它是……还是不提它了。

也许是老了的缘故,也许是房子里时常只剩下我一个人的缘故,这些日子,我时常会梦见那棵老槐树。真的,我有着自己的固执,我想起家乡首先想到的就是那棵槐树,然后是我们家的老房子,如归旅店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不知道是出于怎么样的固执,我想到的家乡只有那么小的一点儿,仿佛在我们家的房子之外,在这棵老槐树略远一些的地方便不再是家乡,我的大伯家不是,四叔家也不是,王家染房也不在我的“家乡”之内。真的,不知道是出于怎样的固执。也许,是我最近的梦里,出现的只是那棵老树,那几间破旧的房子而已。也许根本不是梦见,我只是想到了它,自从白内障慢慢笼罩我的双眼以来,我就分不清哪些是自己想到的,哪些是自己梦见的,分不清哪些是现在发生的,哪些是记忆中的。妻子死去之后,每天一觉醒来,我就和她说话,我能看到她坐在另一边,在忙手里的活儿,我说的三五句她能听到自己耳朵里的也许只有一句,半句。我知道她死了,消失了身体和温度,可我能看到她。我给她讲我的梦见,讲我的家、我的父亲和兄弟,在她活着的时候我们很少这样说话。我们很少说话。

在她死后,我和她有话说了。

我说我的家乡,说那棵老槐树,如归旅店,交河镇。说滹沱河里的水和鱼,说那里的人。我说我的梦见。

出现在我梦里的首先是那棵槐树,据说它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,那时,他刚刚带领全家迁到交河。据说我爷爷的爷爷是个秀才,得了功

名的他却没有得到家族的尊重,相反,他的哥哥嫂子还处处相逼,总想压在他的头上,而我的这位祖先也并没有好脾气。(四叔说这位名讳玉堂的老老爷爷还犯下了一个什么样的错,具体是什么错他并不清楚,这是听外姓的人讲的,反正他犯得很无赖很荒唐,于是遭到了家族的孤立和惩罚,在原来的村里住不下去了,所以才有后来的搬迁,但我父亲坚持没有这样的事儿。他只是脾气大了些,而已。)他迁离了原来的刘官屯,让自己和这棵槐树一起在交河镇埋下了根。我爷爷的爷爷,购买了宅子,在我的爷爷的时候将它改造成了大车店,到我父亲的时候,它有了那个并不十分恰当的名字,如归旅店。在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那棵槐树旁,他的儿子我的老爷爷也种过一棵槐树,但在我出生前,四叔和我父亲分家,那棵槐树被我四叔砍掉了,据说他和我父亲因此还生了不少的气。我爷爷也种过一棵槐树,一棵枣树,但都没有成活。到我记事的时候,我们家门前只有那一棵大槐树了,它足够苍老,有半边已经死去,剩下的半边却还郁郁葱葱,藏得下偶然落下的鸟和偶然来到的蛇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从树下经过,一条绿色的小蛇不知出于怎样的原因突然落到了地上,比我大两岁的二哥吓得尖叫了一声,而我的大哥则飞快地扑上去,抓住蛇的头和尾,将它拉成了两断。大哥说,这样的蛇无毒,没什么可怕的,但不能让它数过你头上的头发来,否则你就完了,就遭到它的咒了,所以见到这样的蛇不能放过。他提着血淋淋的两段,故意地朝我们走来。

之后的许多年,我都不太敢走近那棵槐树,尽管它有巨大的阴凉可以躲避和减轻晒卷了树叶和肌肉的火热,尽管它还可以避雨,不让寒冷的、发黏的雨点落到身上。我总是感觉,说不准什么时候,一根树枝就会悄悄地变化,变成一条绿蛇甩到我的头上(这种落叶的乔木有暗灰色

的干和绿色的枝)——这并不是个玩笑。当年,我的担心可没有一点儿玩笑的意思。

四十五年了,那棵树在我的梦里还是那个老样子,它没有特别的变化,当然,在梦里,如归旅店也还是老样子,也没有特别的变化。这不是真的,我离开的时候它就……我很希望它没有变化。我愿意把我的梦见和想见都依然看成是真的,是现在,虽然,我常常无法完成对自己的欺骗。到我这个年龄,真的假的,看见的或者是梦见的似乎都已不太重要,我也不想再去分辨它,不想再去区别。在这个被我的父母称为南方的地方,在这个一个人住的房间里,在昏暗和一些潮湿感,和自己微弱的视力和时而发作的病痛中间,我靠这些真的假的,想到的和梦见的生活,它们是我的水和盐、我的空气和呼吸。除了这些,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能去打发那些余下的,好的或并不怎么好的时间。

想起那棵老槐树,我就会想起一个遥远的黄昏。

那么,遥远。

一个秋天的黄昏。一想到那个黄昏,悲凉便从中弥漫了过来,很快地弥漫到我的全身。其实那个黄昏没有什么特别,我自己也说不清悲凉是如何发生的,可它就是发生了。我老了。喜欢回忆一些过去的事,我总是把任何在回忆中出现的東西都抹上一些悲凉。像对这棵树。像对,树后面的如归旅店。

从那个黄昏开始。对于记忆中的老槐树,记忆中的如归旅店来说,那个黄昏却是唯一的讲述途径。要想到达我记忆中的如归旅店,必须先到达那个黄昏。我父亲从里面走出来,他站在街上,黄昏给他的身子抹了一大片的灰。这样的灰同样抹在对面的墙壁上。树叶在风中缓缓下落,如果风大些,这飘落的树叶就会被卷起,从而使得黄昏和整个秋

天都显得更凉。我父亲站在灰中,和那些经过的、同样被大片的灰笼罩的过路人点着头,此时,他的手上多了一把扫帚。这是我父亲每天要干的事。我父亲一直在忙碌,他要干的事很多。他扫走一些落叶,而更多的落叶在他扫过之后重新粘在他所扫过的那块地上,直到,冬天来了,所有的树叶全部落光。

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黄昏。没有故事的黄昏。在日本人来临之前,我们的每一天,每一年的秋天的黄昏都是这样度过,甚至,即使在日本人来了之后,我们仍然经历了无数这样的黄昏。可我总是记起它。除了那个黄昏,我率先想到的还有在我们如归旅店门外的两个生着厚厚的锈的铃铛,它们在风中沉闷地自己敲响。是的,我总是先想起那些无关紧要的事。据说,它们是我爷爷挂上去的,我父亲总说将它们拿下来擦擦上面的锈,他说过不止一遍。这本来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,可是直到他死去,这项简单的工作也没有完成。铃铛就在那里锈着。在我父亲死后的第七天,其中的一只突然地掉了下来,摔在门口的青石板上。它碎了。碎了的铃铛已经不再是铃铛,它只是一堆青绿色的锈。我,我的母亲,我二哥,我们三个人都看到了那一堆锈,我们也看到了摇摇欲坠的另一只,但我们都没有理它。剩下的一只,可有可无地响着。

那个黄昏在我的记忆里有着一根很深的根,有着硕大的树冠,有着源源不断的落叶。那个黄昏也许就坐落在旅店门前的那棵槐树上,它是从其中生出的,其他的时间里它只是在睡眠,悄悄地把自己长大。悲和凉就从那些落叶中传达过来。包含着衰败。其实,如归旅店的衰败早于那个黄昏,只是,我父亲仔细地掩盖着它,可它,还是一点一点显露了出来。

衰败。这是父亲一生中多么惧怕的一个词啊。

我也染上了对它的惧怕，我也同样地怕了一生。可现在，它还是来了。当然这已经是后话。别提它了。

记得有一次，二哥在饭桌上提到了这个词，他也许无意，可是，这个词就像是针。父亲的脸色变了。他的手甚至也在抖着，这一点，所有的人都看到了，我父亲脸色的变化使饭桌周围的光都突然地暗了下来。父亲抓住了二哥。他的手扬了起来，然后落在了我二哥的身上。他打得气喘吁吁。我父亲打得，热泪盈眶。

他冲着我二哥低下的脖颈喊着：“叫叫叫你你乱说！叫叫叫你不会说人人人话！”

父亲一边打，一边苍老地哭着，他的苍老远远大于他的实际年龄。他哭得那样难看，仿佛是在打在自己身上。他的力气正在丧失。

1

我的父亲说话有些结巴，当然这一情况并不算是很严重。父亲很要面子，这是我母亲说的，母亲说他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母亲说他……说这些的时候父亲的脸色变得铁青，布满了阴沉的乌云，可我母亲故意不去看他。如果我父亲不摔门而去，那迎接这个家庭的便是暴风，在那个时刻父亲的结巴比平时更重。

“你你你……你这这这个人……”父亲总是失败，大约是因为他口吃的缘故，大约也不只是这一个原因。我父亲很想在我们面前表现得英勇一些，无论是对我母亲，还是对我们家养的鸡，可他总是失败。大约是在客人面前总得拿一副笑脸的缘故，大约是他想尽办法讨好住

店的客人总希望和气生财的缘故,在我母亲和我们家里的鸡的面前,他因习惯成自然,表现不出自己的英勇。当然,面对我和我的二哥,他却有着特别的……我们必须早早地躲开他,特别是他和母亲吵过架之后。

这家旅店,是我爷爷建起来的。父亲谈到爷爷建店的时候颇有些神采,他的眼里便有了热热的光。父亲很愿意跟我们谈爷爷的故事,在饭桌旁,在一家人闲下来的晚上。父亲很愿意讲我爷爷的故事。母亲在一旁听着。她忙着手里的针线,缝缝补补,有意回避着听见父亲所说的。但她还是听得见的,不然,她不会时不时用鼻子哼上一声,这是一种表示,我认为。

他说,我爷爷刚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败落,家道败落的原因一是连年干旱,二是因为家里招来了一伙土匪。本来土匪并不是冲我们家去的,他们要抢的是财主赵万年,可是赵万年家的围墙又高又厚,而且有土枪,土匪们冲不进去,便顺便在离开交河之前洗劫了我们家,还伤了我的老爷爷。我们家没有任何的防备,所以土匪闯进来的时候一家人都在睡觉,似乎门都没闭。我爷爷出生的时候他父亲的身体已经不行了,土匪的洗劫,洗走了他的钱财、一些字画和楠木的笔筒,也洗走了他的精力,让他对什么事都再也提不起精神。在我爷爷六岁那年他父亲就去世了。爷爷上了两年私塾,先生对我爷爷的聪慧赞不绝口,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儿,至少算是不差吧,然而家里太穷了,没办法继续上,他只好担起了养家的担子。我父亲说,爷爷种地是一把好手。他还卖过鱼,卖过盐,还和村里的人一起打过铁,这样说吧,爷爷的一生很不容易,吃过了许许多多的苦,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。在父亲眼里,爷爷聪明、仁义、好学、懂事理,特别是在最后几年,决定卖掉一些土地,将自己的院子改造成大车店。父亲说,当时有很多人都想看我们家的笑话,他

们总不希望别人好,总喜欢看别人事事不顺,落进坑里。但大车店还是建起来了,而且生意红火。父亲总是爱向我们渲染当年生意的红火,说是如何人来人往,跑船的、贩布的、过路的、当差的如何愿意在我们家店里住,如何称赞我爷爷的周到精明……说到那些的时候,父亲的脸上有着一层淡黄色的光,他的心里也许正被一股细细的火焰烧灼——他的情绪影响不到其他人。我的母亲、哥哥,都只是听着,面无表情,如同一段段放置在边上的木头。父亲当然看得见这些,可是,他也渐渐地容忍了,一味地说下去。

他说,如果不是我爷爷,我们家现在肯定很穷,说不定一家人都已经成为长工了。这些年地里的收成不好,而世道又不好,乱哄哄的,干别的有太多的风险。他说:“你你你们的爷爷有有有先见见之明明明。”

大哥推推面前的碗:“什么先见之明?这个破店,还不如没有呢,还不如种地呢。看人家,多买几亩地,日子过得也挺好。”

“你你你……”父亲面红耳赤,他抬起手,但手并没有真的落下来。那时我大哥的身躯已足够高大、粗壮。“净净胡胡胡说八道!没没这个店,你们吃吃什么?吃吃吃屎屎也不不不热。”

大哥不再说话。他的脸被碗掩住了一半。过了一会儿,他再次推开面前的碗:“爹,我听四叔说,爷爷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。”

“你你你别别听他瞎瞎瞎说!”父亲有些愤愤,他也推开了面前的碗。

是的,我也听四叔说过我的爷爷,在他的叙述中,我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爷爷,他和我父亲时常谈起的不应是一个人,可是,他们就是一个人。许多时候,我母亲认同四叔的说法,她说,我父亲在瞎说,爷爷根

本不是他所说的那个样子。可父亲,为什么要虚构?

在四叔讲来,我爷爷本也聪明,但好吃懒做,而且在上私塾的时候交了一个朋友,也是交河镇的,叫徐木传,后来这个徐木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,他们家也没有去找,不了了之。两个人先是一起打鸟抓鱼,后来一起赌博,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胡混,还偷偷吸过鸦片,为此,我爷爷没少挨老奶奶的打,可是作用不大。后来爷爷成了家,那个奶奶是老奶用三斗玉米面换来的,老奶奶的意思是让他有一个家能收收心,好好过日子,可爷爷的赌瘾太大了。镇上人没有人把我爷爷当人,人家提起他来,说是“翰林家的败家子”——我的祖上没有人当过翰林,只出过秀才,可人家还是说翰林家的如何如何,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思。后来有了我大伯。然而我爷爷的心性没改,依然和那个徐木传鬼混,家道当然更为败落,卖地根本不是出于想经营什么大车店,而是为了还他欠下的赌债。家不是家啊。那个奶奶总是和爷爷生气,还时常挨他的打。后来她终于受不住了,在一天早晨用一根绳子把自己吊在了房梁上。我爷爷一夜未回。当邻居把那个奶奶吊死的消息告诉他的时候,他依然在牌桌上,大约好不容易拿了一副大牌。他开始不信。后来倒是信了,但极力阻止别人离开牌桌:“打完这一把,无论如何打完这一把!”……四叔说这才是我的爷爷,他的父亲。他是卖过鱼,卖过盐,还和村里的人一起打过铁,也当过短工,那是没办法,他活不下去了,自然要找活路,他当时想的只是他自己。“那时你大伯跟在他屁股后面,总是说:‘爹,俺饿。爹,俺饿。’你爷爷就说:‘滚一边去!’——我是听你大伯自己说的。他恨死你爷爷了。你爷爷死的时候,要不是你爹和我跪着去求,你大伯根本不想给他守灵!”

对于我的爷爷,我并没有太多的印象。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躺在

炕上，反复地，用含混的声音喊痛。我很少去他的屋子，我的哥哥们也是，那里是一个恐怖的所在，有着刺鼻的气味和低气压，如果不是父亲母亲多次催促，我们一步也不想靠近。父亲说，我们家生意的不佳就是从爷爷病后开始的，之前可不是这个样子，他一病倒，家里便进了晦气，何况他在屋里的声音也阻挡了不少的人。也许是这样的。我记得在爷爷病重的那一年，尽管父亲端上了他最有灿烂感的笑脸，尽管父亲为那些进入我们家院子的客人忙前忙后，但真正住下来的人很少。他们有各种指责，有各种借口。爷爷的呻吟是他们指责的理由之一。我大哥说，来我家住店的那些人，只要他们一挨上床，就是你在他的耳朵边上吵架他也不会醒来，就是雷打在房顶上也不会醒来。但父亲不允许我大哥这样说，即使不当着客人的面儿。“不说说说废话会会会憋死你你你？”

爷爷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死亡。即使躲在众人的后面，我还是清晰地看到了他死前的样子，瘦得吓人，苍白得吓人，而且，鼻孔里面不时地涌出一股股黑红色的血，父亲用苞米的皮一遍遍地擦拭着却始终擦不干净。那时他已经不再喊痛，他早没了喊的力气。他甚至没有了喘息的力气，裸露的肚子在那里轻轻起伏，变得短小的阴茎一点点地渗出黄黄的尿液。我躲在众人的背后，他们说着一一些旧事，说着如何料理爷爷的后事，请谁谁给谁谁谁办丧，要买什么东西，谁谁谁家的要在锅里烙两张多大的小饼……我觉得爷爷能听得见他们说话，可他们不管这些，而是一路说下去，他们早早地把我的爷爷当成了一个死人。后来有人突然说：“死了死了，老大，老二，你们上房上喊三声，饼烙好了没有？拿过来。”然后一阵忙乱。我大伯出去了，但他没有喊，而是推了我父亲一把，我父亲上去了。那夜外面黑得可怕，有着一一种特别的黏稠，

仿佛有一些更黑的影子在里面晃动……爷爷的死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人的死亡。这些年，经历多了，生生死死也见得太多了，可是，我对他的死还是留有特别的印象。现在我也时常静下来想象自己的死亡，想象我死亡的方式，想想我这一生——我还得提到那个词，悲凉。它延续着，弥漫着，在我的房间里。

死后的爷爷留给了我们那家旅店。当时，还不能叫旅店，其实后来也不能，但我父亲坚持叫它旅店，如归旅店。我父亲总说，我爷爷当年如何如何，当年这房子如何如何……说实话我无法想象出当年的如何如何，从我开始有了记忆之始，我们家的旅店就呈现着衰败。二哥也是这么说的。

我们分得了这家旅店。四叔说我的父母用尽了阴谋，用尽了各种方法才得到了这家大车店，在他的嘴里，在我四婶婶的嘴里，我的父亲很有些不堪，他善于和自己的兄弟钩心斗角，善于见财起意，善于落井下石。当然我母亲对他们也没什么好话，可我父亲从来没说过什么，他不许我们提家里的这些事儿，一句也不许，不当着他的面也不许。他只是和自己的兄弟保持着一种有距离的疏远，见了面，也客客气气，像对待陌生的客人。

我们分得了这家旅店，它在交河镇的东南，与大运河、滹沱河还有着相当的距离，和官道也有着相当的距离。民国建立了不久，还是新的、模糊的，我们不知道它能不能长久下去，住店的客人时常带来一些让人感觉混乱、不安的消息，它们塞进我们的耳朵，我父亲则让我们把这些都掏出去。那些混乱和不安也许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他，但他不关心这些，不想关心这些，这些都过于遥远。他关心的，只是这家旅店。他想要的，只是，我们一家人怎样过上好日子。

如归旅店。它只是一家大车店,本质上如此,大车店本来是没有名字的,不应当有名字的,可我父亲坚持并要我们一起叫它,如归旅店。好像有了名字,它就有了档次,有了品位,有了高贵,有了和下等人的区别。为了这档次和品位,父亲可做了不少的事,用了不少的心思。他请西门里的薛大夫为我们的旅店写了店名,并定制了一块匾悬挂于我们家的门口。匾高近一尺,长三尺,选用的是一块很好很厚的松木,然后用大漆涂成棕黑色,而上面的字则用金粉勾边——它花掉了父亲很多钱,要知道,我父亲一向善于精打细算。匾上的字很粗很重,父亲说,那是颜体,然而薛大夫来给我大伯看病的时候纠正了我父亲的说法,他说自己写的是魏碑,加了一些王铎的笔意。(那天,薛大夫很有些兴致,他一边给大伯看病一边和父亲聊天,他和父亲谈起祀天的陈设,然后又谈及祀天的乐章,老先生在我们面前摇头晃脑:瞻仰苍穹兮维穆清,万物资始兮众冯生,一阳初复兮徵乾行,肇修元祀兮昭功成……父亲也跟着摇头晃脑,一副陶醉的样子。之后他们说到薛大夫的字,听了我父亲的夸赞,薛大夫点点头,笑咪咪地望着他,很是煞有介事:你知道楷书有几种字体?被问的父亲也很是煞有介事,略有些紧张,像一个回答老师问题的学生,眼睛盯着先生手里的戒尺:颜,柳,柳柳柳……欧,欧赵……薛大夫更眯了眯自己的眼,又追问了一句,它们具体有什么区别?父亲期期艾艾,再也回答不上来了。在薛大夫走后,我父亲坚持他是对的,那就是颜体,也许加了些其他,但主要还是颜体。他在请薛大夫写匾的时候就是这样要求的,颜体。是薛大夫搞错了。在许多事上,父亲有着同样的嘴硬。)那个名字和“巨大”的匾实在与我们的旅店太不相称,就像一个穷人非要穿一件丝质的长衫,用一块肉皮抹一抹出门前的嘴唇,它常常成为我们被人嘲笑的理由。我恨那块匾。我的哥哥们也是。我

父亲还把店里的大炕毁了,代替大炕的是七张木板床,并且有了褥子和床单。父亲还曾用白灰将店里的墙壁全部粉刷过一次,它雪白得让人惊讶,可这惊讶只保存了一天。第二天它就开始面目全非。上面落满了臭虫和它们的血、鼻涕、黑色的脚印,有的地方还有尿渍。它们那么分明、肮脏。在背后,我父亲咬牙切齿地大骂那些住进店里的人,可在他们面前,父亲还得端出一副难看的笑脸。他对那些人说别这样别那样,最好别别别这样,最好别别别那样,可却没有任何的作用,他的话根本进不去客人的耳朵。除了这些,我父亲还做了许多的事,许多事都是无用的,或者从头就是错的。

但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。他不允许我们质疑。

2

交河,原是滹沱河与高河的交汇处,它的确曾有过车水马龙、商贾云集的繁华,但那是祖上的事了。而宣统三年,津浦铁路过泊头镇,建立了一个泊头火车站,交河更是每况愈下,它的风光被泊头夺了过去。繁华,烟云一去的繁华,它还存在于老人们口口相传的记忆里,成为一份难以考证的传说。交河镇成了被“官人抛下的弃妇”——这是我四叔的词儿,他的肚子里,有许多这样的词儿。萧条有时就像是某种沉渣的泛起,就像一株到达秋天的树落掉了所有的叶子。就像我们家门前的那棵老槐树,在秋天的黄昏里。繁和华,就是附着于树上的叶子,一场秋风就足以将它们撕落,然后它们落入尘土,无影无踪。老人们讲起那些旧日,口里都会有一条悬起的河,那么滔滔,那么不绝,那么神采飞扬。我们的祖上是见过世面的人。我们的祖上,也曾经阔过。我们的

祖上，曾和京城的四阿哥斗过宝，赛过蛐蛐，曾叫不下一百个戏子唱大戏，唱了九天九夜，还曾设下流水的席……老人们喜欢坐在我家槐树的底下讲这些有边际或无边际的旧事，在他们的话语里，我们交河当年远比“清明上河”更为繁华，那繁华都已接近于奢侈。而他们的祖上一个一个都风流倜傥，极为精明，每时每刻都在与人斗智斗勇，而且从无败绩。那些老人，他们或躲在阴凉下，或将半个身子放在阳光下晾晒，摇动着蒲扇，在讲到兴起的时候他们也会喊我的父亲，让他也参与进来，而我父亲往往是冲他们笑笑，搭上一两句不咸不淡的话，然后继续忙自己手里的事。他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儿。

私下里，父亲对那些老人的话表示过多次的不屑。“他他他们净净净胡吹。”我父亲说，交河确实有过相当的繁华，但那时，真正富有的是我们的祖上和一户刘姓的地主，人家出过三个官儿，后来全家都搬入了京城。父亲也愿意回顾当年的繁华，但他的回顾都是私下里进行的，只限于我们全家，他从来都不和那些在我们家槐树下晒太阳的老人多说什么，而是保持着一种客气而谦和的笑容。他故意那样，这点儿，我和哥哥们都看得出来。

他说，我们家需要中兴，需要光宗耀祖，他如此苦心地经营这家旅店，其实想要的就是这一点，而这个责任马上就会落到我们的头上。可我们总是不能理解他的用心之苦。人活着，就要想办法出人头地，父亲说。说这句话时的父亲斩钉截铁，几乎没有结巴，他只是在“出人头地”上多用了些力气，出出出人头地。

想起来，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四十多年，时间那么一晃一晃地就溜过去了，我经历了家和国的衰败，战争，逃亡，参军，被捕，退伍，然后是定居，成了一名工人，娶妻生子，受伤，批斗，劳改，对历史的交代，